

## 清末日语教材中的语音教学情况考略

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魏 维

**[摘要]** 清末是中国近代史上国人首次积极探索、学习日语的发端。1895年之前出版的词汇集日语教材使用汉字为假名注音,这表明彼时的日语教材就已具备一定的语音教学意识。在此之后,“假借日本,学习西方”成为了晚清社会变革图存的首要路径。“重阅读、轻语音”是这一时期日语教育的时代特征。尽管如此,此时的日语语音教学意识并未止步,相反教材中的注音法开始呈现多样化,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使用“最小对立体”纠正留学生的日语发音等现象。

**[关键词]** 汉字注音法 日语语音教学 清末日语教材 最小对立体

DOI:10.13508/j.cnki.jsr.2021.01.005

### 引 言

语音习得是日语入门的重要一环。在现代日语教育中,日语语音教学通常以教师教授、学生模仿的形式展开,日语教材仅作为课堂语音教学的辅助工具,帮助学习者熟悉日语发音。但在中国近代日语教育兴起之初,由于师资教学条件有限,教材中的日语注音是日语学习者最主要的语音习得途径。因此,如何通过文字符号呈现日语读音原貌,对这一时期日语教材编纂者来说是一项重要内容。

中国日语教育发展至今历经百年,纵观目前学界的日语教育史研究,均以史学探讨为主。而对于晚清日语教育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发展路径和轨迹研究还亟待开展。尤其清末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首次积极探索、学习日语的发端。因此,以清末出版的日语教材为核心,勾勒清末日语教育之轮廓、明晰其发展轨迹,结合时代背景对中国百年日语教育史的源流进行考察、究其特征,对全面把握中国日语教育发展历程具有积极意义。从已有研究来看,近年来聚焦清末日语教材的研究渐甚。但笔者目力所及范围内,目前的相关研究以教材个案分析为主,且鲜有学者关注到

清末日语教材中的语音教学问题。鲜明(2011)是为数不多的较全面地把握清末出版各类日语教科书和字词典、并对其教学内容与方法进行梳理与分析的研究。在语音教学方面,该研究揭示了这一时期日语教材运用反切法、方言、口腔纵断面图等方式讲解假名发音等现象,但并未系统地就这一时期日语教材中的语音教学内容及方法展开深入探讨,尤其缺乏从动态视角把握清末日语教材中语音教学情况变化的研究。本文认为,有必要聚焦清末日语教材的语音教学内容及方法,结合历史背景从历时角度考察其变化,从共时角度探讨各教材之间的异同。这对于把握清末日语语音教学的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旨在通过对清末日语教科书的整理与分析,考察这一时期的日语语音教学情况以及注音方法,以明晰近代中国人探究日语语音教学的路径与轨迹,为日语教育史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 1 清末日语教育的兴起

清末日语学习热潮的兴起是1895年之后近代中国语言社会发生的重要变化之一。一方面晚清政府和有识之士开始重新认识日本,视日本为

成功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走上强国之路的最佳范例；另一方面他们更加坚定“西学东渐”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因此，1895年之后的晚清社会迅速调整了“师夷”方式，“假借日本，学习西方”成为了变革图存的新导向。1896年，清政府首次派遣留学生赴日学习，1897年在京师同文馆和广州同文馆下设“东文馆”，开始培养日语人才。中国近代日语教育的序幕由此拉开。此后，民间日语学校的创建和赴日留学热潮的兴起，更是将清末日语教育推向了高潮。作为晚清社会“以日为师”道路上打破中日语言障碍不可或缺的一环，清末日语教育与以文化交流为目的的现代日语教育有着明显的不同。张之洞(2002)在《劝学篇·游学第二》中写道：

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sup>[1]</sup>

简言之，张之洞之所以提倡学习日语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日语相较西方语言学起来更加简单；其二则是因为“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即日本已经将西方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正因为这两点，迫切希望通过“以日为师”途径实现强国目的的晚清知识分子认为日语习得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说，日语教育的兴起是晚清社会为扭转内忧外患处境，在西学东渐、变革图强这一政治目的先行的情况下做出的无奈选择。

## 2 “重阅读、轻语音”的日语习得观

如前文所述，1895年之后晚清社会的日语习得并非以语言文化交流为主要目的。张之洞曾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张之洞，2002:38)。因此，对于晚清日语学习者而言，如何读懂已被翻译为日文的洋书是语言习得的关键。梁启超1899年发表的《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中，对日语学习进行了明确的定义，

即日语学习“有学日本语之法、有作日本文之法、有学日本文之法、三者当分别言之。余之所言者，学日本文之读日本书也。”<sup>[2]</sup>可见，梁启超主张把日语的“说”“写”“读”三种能力分而待之并独尊“读”术。这其实就是为实现快速阅读日文而采取的一种“偷工减料”的做法。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为迎合晚清知识分子“急功近利”需求的日语速成式教材。如梁启超与罗普编纂的《和文汉读法》就将日语入门阶段的基础核心内容，例如五十音图、清音、浊音等音韵知识彻底排除在外。又如毕业于杭州东文学堂的林文潜在其编写的《寄学速成法》中把日语速成法定义为“盖遇文中之汉字、仍以中国音读之，而专求其行间之假名、识其意义、辨其作用也”<sup>[3]</sup>。即该书强调把日文中的汉字与假名分而待之，一方面用中文识别日文中汉字的发音，另一方面则只求假名在句中的意思即可，这就明显无视了日语的语音。可见，这种速成式教材之所以“速成”，是以牺牲日语语音习得为前提的。

曾在宏文学院担任清末留学生日语教学工作的日籍教师松本龟太郎就曾指出“虽然他们清楚地知道掌握日语会话能力对留日生活非常有帮助，但他们认定这对于留学归国之后的生活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不需要学习日语发音。而且因为他们认为学习日语只要掌握阅读能力就够了，因此只要求老师教授假名在日语句中的意思”<sup>[4]</sup>(笔者译)。对此，松本龟太郎还指摘这种“轻语音”的日语学习观是一种“现实主义”。可见，彼时的日语习得观对清末日语语音教学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 3 清末日语教材中的语音教学方法与内容

目前已知清末出版的有关日语学习的教材多达90余种<sup>[5]</sup>。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清末日语教育的兴起始于1895年之后，但在此之前中日两国的民间语言交流既已开始。尤其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加速了日本商人来华贸易，中日语言壁垒问题日益凸显。因此这一时期稀松出现了一些为满足两国商贸往来的日语教材。故清末出

版的日语教材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满足中日民间的商贸交流需求而出版的词汇集日语教材。另一类则是为了迎合“假借日本、学习西方”需求和高涨的日语学习热潮而出版的日语教材。本文以语音教学内容与注音方法为切入点,考察晚清出版的这两类教材在语音教学方面的异同。

### 3.1 清末日语教育兴起之前出版的词汇集日语教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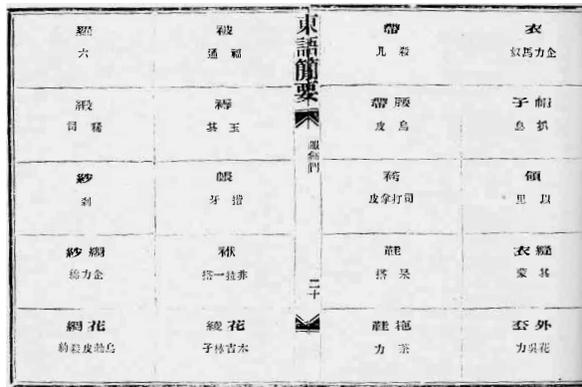
目前已知最早的专门为中国人编写的清末日语教材是1884年出版的《东语简要》。遗憾的是,有关《东语简要》编者玉燕的资料已无迹可寻,但从该书序言“余友玉燕居士、久历东瀛、於该国语言文字、靡不精通”<sup>[6]</sup>这一言论可知,玉燕久居日本、擅长日语。此外,1895年出版的《东语入门》编者陈天麟在自序中称“余自己酉年随家大人使日本举业之暇兼习东西文语,在东京六年……”(京都大学文学部,1968:134)。可见,清末日语教育兴起之前日语教材编写主体依赖于拥有较长旅日经验的人士。且关于这两本教材的出版原因及编写目的,书中皆有明示。

近则东瀛步武泰西、亦於通商各埠驻设领事、而上海尤首屈一指。且日人於租界建房屋、创市肆、鳞次栉比、即茶寮之增艳斗丽……  
(京都大学文学部,1968:89)

两国近又修睦、增开商市、东人之来我华者愈多、贸易日盛、而顾无人焉……爰不揣浅陋辑译是书、注以华音……  
(京都大学文学部,1968:134)

从以上言论可知,在清末日语教育兴起之前,民间出版的日语教材其编纂目的均以满足中日两国民间的商贸交流需求为主。这一点从教材编写方式和内容方面亦可得到验证。《东语简要》和《东语入门》这两本教材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日语教材,而是一种词汇集。这类教材的内容以日常生活常用日语词汇为主,按照“天文”“时令”“服饰”“舟车”等主题分类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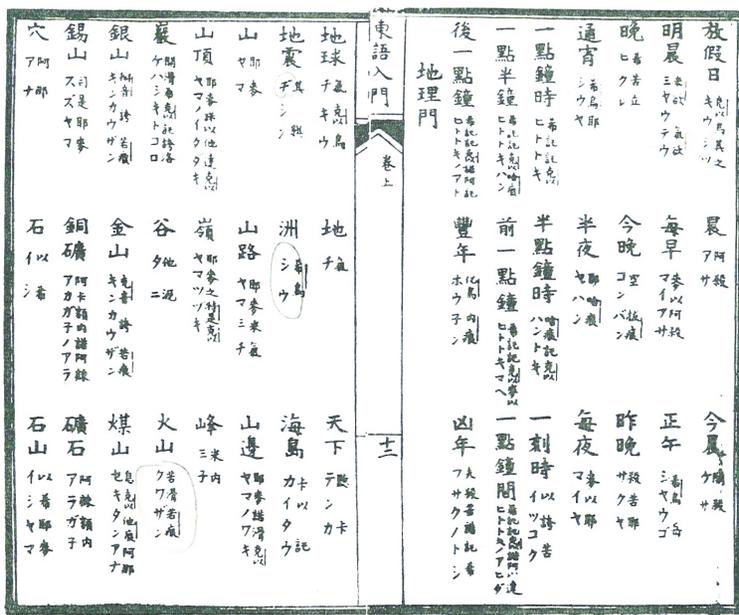
录,并未涉及任何语法。《东语简要》甚至全书都未出现假名,也并未言及任何日语语音知识。如图1(京都大学文学部,1968:99)所示,该书仅收录了汉语词汇和与之对应的用汉字注音的日语词汇。



注:引自『纂輯日本譯語』1968:99。

图1 《东语简要》服饰门

相比之下《东语入门》在编写上更为合理。该书在卷首即列出伊吕波歌和五十音图,并对包括清音、浊音在内的语音内容进行了简单介绍。值得注意的是,《东语简要》与《东语入门》这两本词汇集均采用了全部注音法,即对教材中收录的所有日语词汇进行了注音。以《东语入门》为例,图2



注:引自『纂輯日本譯語』1968:139。

图2 《东语入门》时令门

(京都大学文学部, 1968: 139)中收录的是该教材中“时令门”相关的词语。《东语入门》以中日双语对译的方式在所有中文词汇的左下方附上与该词意思相对应的日语词汇的假名。同时,还在日文假名右方附上一组汉字。对此,编者陈天麟在该书凡例中称“书中所载拼法傍注华音、无不辨正、学者用心研究自能得其正音也”(京都大学文学部, 1968: 135)。即此处的汉字主要用于标注假名发音,以辅助学习者学习日语发音。例如汉语“晨”一词对应的日语单词发音为「アサ」,“阿殺”二字则分别用于标注「ア」和「サ」的发音。

此外,《东语入门》下卷还收录了少量动词、连词、句子等。如“去”“因此”“不明白”“不省人事”等词。并且为所有短语和句子都予以注音。如“故不吃酒”(「キンシュイタシテオリマス」)的注音符号为“克音希池以他希鐵啞利麥司”(京都大学文学部, 1968: 159)。收录的内容也常见于日常交流。这种“词汇集+汉字注音”的日语教材,其最大特点在于一方面能够方便读者检索,另一方面有助于读者掌握常见的日语词汇、熟悉其日语发音。

“是书专为初学者而作,只从省便,并未多录言语,然苟以是书熟读、则酬应之地贸易之场与日人交谈亦未始不敷所用也”。

(京都大学文学部, 1968: 135)

如上所示,编者陈天麟主张让学习者通过自学的方式,凭借语音记忆掌握日语发音,以实现与日本人交谈的目的。事实上,这类词汇集就是中国近代日语教育启蒙期的自学式商务日语教材。虽然无论是日语语音知识的讲解还是注音方法的使用,其在科学性方面均有所欠缺,但从使用全部注音法这一点来看,这类词汇集日语教材事实上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日语语音教学意识。

### 3.2 “假借日本,学习西方”背景下出版的日语教材

1895年之后清政府和民间有识之士开始积极提倡“以日为师”,而日语则被视为“以日为师”途径的最大障碍。因此,这一时期日语习得需求剧增,专门针对中国学习者的日语教材如雨后春

笋。在编纂主体方面,日语教师、日语学习者以及赴日留学生表现积极;在编纂内容方面,由于晚清日语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加之求学者对于日语能力掌握的要求不高,因此这一时期出版的日语教材大都以入门级教材为主。尽管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以《和文汉读法》为代表的、忽视日语语音的速成式教材,但把五十音图、清音、元音、辅音等内容列为语音入门的核心内容是这一时期日语教材的主流做法。不仅如此,其中一些教材还涉及了日语的音读、训读,以及运用音韵学详细介绍了五十音图的发音构成。甚至还提出:“华人若无师承,而藉书以学东语者,须先熟认日本之字母。”<sup>[7]</sup>可见,1895年之后出版的日语教材无论是在日语语音教学内容方面还是语音教学意识方面都未止步。以《东文法程》为例。

母韵有五字、即アイウエオ是也。音纯、不藉他音而成。而他音藉之以成。子音除母韵五字、余四十五字皆子音也。此四十五字、非纯一之音。皆自母韵与父音併合而生。故父音有九字。即ク ス ツ ヌ フ ム ヌ ル ウ 是也……以加行之父音ク、与母韵ア合为一声,则成クア、即力字之音。<sup>[8]</sup>

从以上论述可知,该教材所指子音系清音,是由五个母韵(元音)「アイウエオ」分别与九个父音(辅音)「ク ス ツ ヌ フ ム ヌ ル ウ」相拼而成。这其实就是从理论层面对日语假名发音的形成进行了阐述。其次,这一时期的日语教材开始注重发音练习与拓展。对于假名的发音不再停留于五十音图的简单罗列,而是以假名发音与词汇导入相结合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展开练习。《日语入门》的编纂者长谷川雄太郎就在该书例言中指出:“初学者最以音声为要、欲练音声则恐其无趣味、乃藉物名以充练音之用耳。”<sup>[9]</sup>这与此前出版的词汇集日语教材《东语入门》中先音韵知识、后词汇分类的做法截然不同。

此外,随着晚清日语教学机构的涌现和日籍教师的增加,日语语音习得有了课堂教学这种更为直接、便捷的习得方式。因此,还有一部分教材并未使用任何注音法。这类教材主要由担任留学生的日语教育的日籍教师编纂而成,如专门负责在

日留学生教育的机构——宏文学院，其出版的《日本語教科書》就并未对任何假名标注注音符号。由于该书是专门为在日留学生编纂的教材，可想而知其教学内容的编写是以课堂语音跟读、模仿这一教授方式为前提的。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还注意到赴日留学生因方言影响导致「ラ」和「ナ」、「キ」和「チ」等发音不准的问题。如图3<sup>[10]</sup>所示，《日本語教科書》并未使用任何注音法，而是将此易混淆的两组发音单独列出，进行对比练习，即运用最小对立体(minimal pair)纠正日语语音。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語教科書》的编者并不是首位注意到留学生在日语习得过程中因母语而导致发音不准问题的人。曾于1897年至1903年间任职于广州同文馆的日语教师长谷川雄太郎就曾指出“在五十音图中最难的是「ナニヌネノ」和「ラリルレロ」，这两行假名发音相似，难以辨别”（笔者译）<sup>[11]</sup>。只不过，尽管长谷川雄太郎已意识到学生发音困难这一问题，但其在《日语入门》一书中仅对假名进行了罗列。可见彼时的日语语音教学以假名发音的教授为主，在学生发音困难这一问题上还并未找到突破口。而《日本語教科書》中最小对立体的运用则表明晚清日语语音教学重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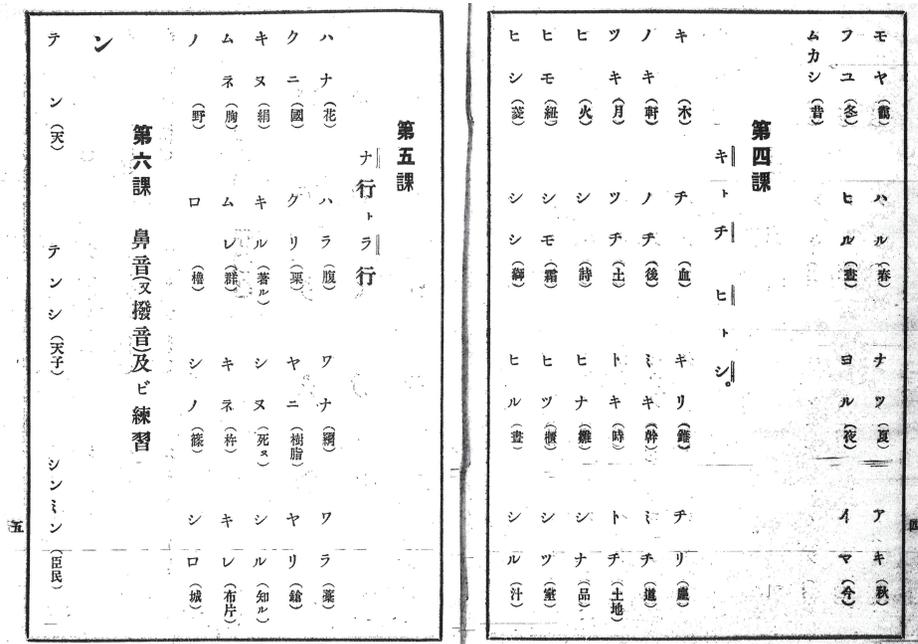
已经将如何发音转移到如何准确发音这一层面。事实上，单从运用最小对立体这一点来看，宏文学院的日语语音教学方法已经接近于现代日语语音教学过程中的辨音、纠音、正音的教学模式。据笔者之管见，1906年出版的《日本語教科書》是目前已知最早的运用最小对立体进行纠音的日语教材。

#### 4 清末日语教材中的注音法

清末出版的日语教材多数以自主学习的教材为主，因此注音法的使用对日语语音习得起着关键作用，而如何通过教材展现日语发音则成为教材编纂的重要内容。如前文所述，清末“以日为师”路径前出版的词汇集日语教材就已具备一定的日语语音教学意识，其主要表现为全部注音法和汉字注音法的使用。事实上，汉字注音法在这一时期的日语语音习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清末日语教育的兴起，一部分教材开始放弃使用注音法，与此同时一些教材开始尝试结合汉字注音法、罗马字注音法以及发音器官图等，积极为学习者展现日语语音原貌。

##### 4.1 汉字注音法的使用

在20世纪初注音符号出现以前，用已知汉字



注：引自宏文学院。日本語教科書[M]。東京：金港堂書籍株式会社，1906：5。

图3 《日本語教科書》

发音识读未知汉字是汉语识字正音的重要手段。事实上，在中外语言交流史上，中国的音韵学家就曾将汉字注音法用于标注和记载外语发音。如汉代就曾使用汉字注音法为梵文注音，这对佛经的传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南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日本国僧》中也曾用汉字记载日语的发音。如：笔曰“分直”，墨曰“苏弥”，头曰“加是罗”<sup>[12]</sup>等。这种借用汉字读音标注日语发音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将古代汉语中的汉字注音法移植到了



的选择方面仍存在一定偏差。

此外,汉字注音法的使用受方言影响较大。图5收录的五十音图(局部)。如图5所示,该教材使用京音、杭音、甌音(温州方言)三种方言标注假名发音。这一方面反映了该教材的受众群定位在北京、杭州、温州三地的日语学习者;另一方面也表明,使用不同方言注音,其选择的汉字也大不相同。事实上,陈天麟早在1895年编纂《东语入门》的时候就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因此其在教材中明确指出该教材注音使用的是“江浙口音”。可见清末日语教材编纂者已经充分意识到方言是影响汉字注音的重要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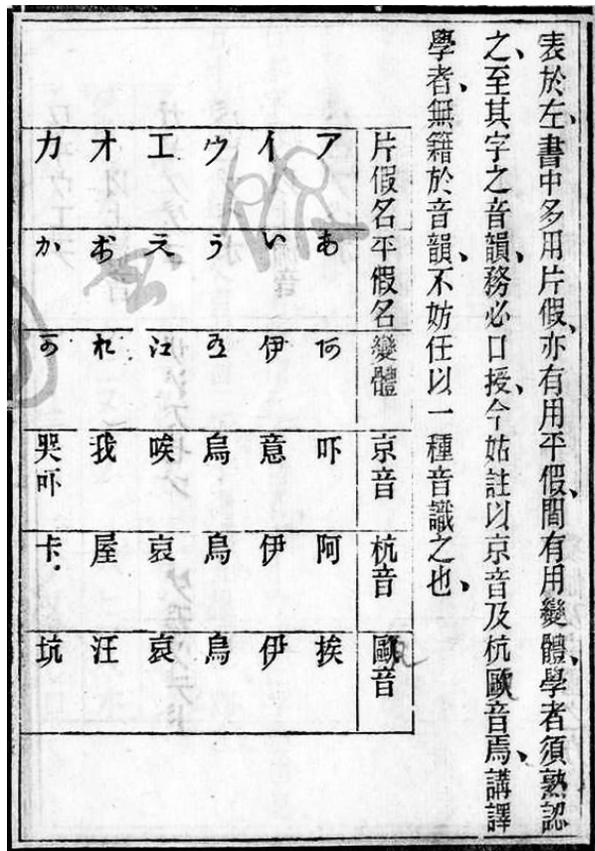
此外,针对日语假名的发音,不同教材中使用的注音汉字也大不相同。以假名「エ」为例,《东语入门》、《日语独习书》及《东文法程》三本教材中使用的注音汉字分别为“賢”“葉”和“野”。这一方面是因为所用方言不同,因而选择的汉字有所差异;

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教材编纂者在日语语音感知方面的个体偏差也会影响注音汉字的选择。这无疑加大了汉字注音法在音准方面的不确定性。使用汉字注音法注音的《东语完璧》中就曾明确指出,“彼我声音互歧,以中文音注日语极难吻合,若非牢记偏旁之字母,而徒读所注中文之音必多错误故也”(新智社,1903:1)。可见,汉字注音法是晚清教材编者在承认该方法存在局限的情况下,不得已选择的一种注音方法。可以说,汉字注音法是近代中国人探索日语语音习得道路上的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让中国人的日语语音学习成为了可能,而另一方面其在读音呈现方面的欠缺也给读者带来一定的混乱与误导。

#### 4.3 多种注音法的互补

相较于清末日语教育兴起之前比较单一的注音模式,在此之后的教材则呈现了多样化的注音方法。如《东语正规》、《日语独习书》、《东语会话大成》等教材不仅使用了汉字注音法,还增加了罗马字注音法。对此,郭祖培和熊金寿就在《日语独习书》中明确指出:“每片假名下注以汉字、均清国江宁省音居多、并注以英文字母音、学者如稍通英文、互参之可无舛讹”。<sup>[13]</sup>可见,这一时期的教材开始尝试通过多种注音法并用、互补的方式以达到尽可能准确地展现日语读音原貌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时的明治社会关于罗马字注音的表记方式还存在黑本(へボン)式罗马字和日本式罗马字的两方面分歧,因此清末日语教材在罗马字表记的选择方面并未达成一致。《日语独习书》甚至还出现黑本式和日本式罗马字表记混用的情况。如下页图6(郭祖培,熊金寿,1903:1)所示,「サ行」使用的罗马字表记为“sa、shi、su、se、so”,即黑本式。而「タ行」中假名「ツ」则使用的是日本式罗马字表记“tu”。除此之外,该教材中的假名「ジ」(zi)、「ヂ」(di)、「デ」(du)亦使用的是日本式罗马字拼法。

另一方面,1903年由新智社出版的《东语完璧》如下页图7(新智社,1903:37-38),不仅使用了汉字和罗马字为日语假名注音,还借用发音器官示意图展示五十音图中各行元音与各段辅音的发音



注:引自温州图书馆馆藏《寄学速成法》1901:6。

图5 《寄学速成法》的五十音图(局部)

ナ na 那	タ ta 他	サ sa 撒	カ ka 卡	ア a 阿
ニ ni 呢	チ chi 气	シ shi 细	キ ki 苦	イ i 以
ヌ nu 奴	ツ tsu 次	ス su 丝	ク ku 苦	ウ u 乌
ネ ne (手) 聒	テ te 贴	セ se 写	ケ ke 给	エ e 叶
ノ no 诺	ト to 托	ソ so 所	コ ko 课	オ o 俄

注:引自郭祖培,熊金寿.日語獨習書[M].大阪:石塚猪男藏,1903:4.

图6 《日语独习书》五十音图中的罗马字注音

ヤ行	マ行	ハ行	ナ行	タ行
ヤ	マ	ハ	ナ	タ
呀 yā	马 mā	哈 hā	那 nā	答 tā
イ	ミ	ヒ	ニ	チ
伊 ī	米 mī	夫明伊 hī	泥 nī	气起 chī
ユ	ム	フ	ス	ツ
油右 yū	母 mō	夫府 fū	奴 nū	次此 tū
エ	メ	ヘ	ネ	テ
噎 ē	美 mē	黑 hē	捏 nē	微 tē
ヨ	モ	ホ	ノ	ト
约 yō	磨木 mō	喝 hō	诺 nō	托 to

注:引自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馆藏《东语完璧》1903:37-38.

图7 《东语完璧》

声口型及发声部位,同时配上文字对发音方法进行说明,向学习者展示正确的发音方法。如「夕行」即“先如上图挺舌头、密接上龈而固锁音到次与如侧图变口形共急发音”(新智社,1903:38)。由此可见,清末日语语音教学并未止步于单纯地运用汉字和罗马字注音展现日语发音,还开始尝试借助图文授予学生正确的发音方法。事实上,罗马字注音法和发音图的使用表明这一时期的教材在语音教学方法方面已接近于现代日语教材。

### 5 结 语

清末是近代中国人首次探索与研究日语教学的发端。本文聚焦清末出版的日语教材,通过对教材中语音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梳理,明确了这一

时期的日语语音教学情况与发展轨迹。从以上考论可知,1895年前后出版的日语教材其在语音教学内容与方法方面发生了较大转变。现将结论汇总于表1。

如表1所示,1895年之前出版的日语教材旨在服务于中日民间商贸交流,这类教材使用了汉字注音法和全部注音法注音,这表明中国近代日语教育在萌芽期就已具备一定的日语语音教学意识。而1895年之后出版的日语教材则是晚清社会“以日为师”途径下的产物。因此“重阅读、轻语音”成为了主流日语习得观。尽管如此,这一时期出版的日语教材在语音教学意识方面并未止步,相反其在语音教学内容以及方法上有了一定突破。尤其运用多种注音法相结合的方式展现日语语音原貌,运用最小对立体纠正日语发音等形式

表1 清末日语教材中的语音教学情况

	1895年之前	1895年之后
教材性质	日语词汇集、近代日语教育启蒙期商务日语教材	日语入门级教材
语音教学目标	如何发音	如何发音,并尝试运用最小对立体纠音、多种注音法结合的方式教授准确的日语读音
语音教学内容	以词汇读音为主	五十音图、清音、辅音、音读、训读等
注音方法	汉字注音法、全部注音法	汉字注音法、部分注音法、罗马字注音法、发音图、零注音等

注:作者依据本文研究成果绘制。

的出现表明,日语语音教学目标已经开始呈现出从如何发音到如何准确发音的发展趋势。此外,汉字注音法作为清末日语教育兴起之初的主要注音方法,它是晚清日语教学资源相对匮乏背景下的无奈选择。作为这一时期日语语音习得的重要途径,汉字注音法虽然在表音方面存在一定局限,

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为中国近代日语学习者的语音习得提供了便利与可能,同时对清末日语语音教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本文为2019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清日语教科书中的语音表记研究”(项目批号:2019SJA1240)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魏维]

#### 注

- [1] 张之洞. 近代文献丛书劝学篇[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38.  
 [2] 梁启超. 论学日本文之益[M]. 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6:81.  
 [3] 林文潜. 寄学速成法[M]. 温州:寄社,1901:2.  
 [4] 松本亀次郎. 隣邦留學生の回顧と将来[J]. 教育,1939(7):539-540.  
 [5] 沈国威. 近代东亚语境中的日语——从方言到文明的载体[J]. 或问,2009:90.  
 [6] 京都大学文学部国語学国文学研究室. 纂輯日本譯語[G]. 京都:京都大学国文学会,1968:89.  
 [7] 新智社. 东语完璧[M]. 上海:新智社,1903:1.  
 [8] 吴幼莲. 东文法程[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05:6.  
 [9] 長谷川雄太郎. 日語入門[M]. 東京:善隣書院,1901:例言.  
 [10] 宏文学院. 日本語教科書[M]. 東京:金港堂書籍株式会社,1906:5.  
 [11] 長谷川雄太郎. 清国広東同文館[J]. 教育公報(200),1898:25.  
 [12] 罗大经. 鹤林玉露[M]. 孙雪霁,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13] 郭祖培,熊金寿. 日語獨習書[M]. 大阪:石塚猪男藏,1903:4.

#### 参考文献

- 周程. 从汉字到罗马字-先行日语罗马字拼写法的形成经纬[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2).  
 莫再树. 晚清商务英语教学源流考镜[D]. 湖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鲜明. 清末中国人使用的日语教材——一项语言学史考察[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冲森卓也. 日本語史概論[M]. 東京:朝倉書店,2018.  
 劉建雲. 中国人の日本語学習史-清末の東文学堂[M]. 東京:學術出版社(第2版発行),2007.  
 魏維. 清末日本語教育における音声教育についての研究[J]. 日本語教育,2016(164).

作者简介:魏维(1987—) 女 汉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日语教育研究  
 联系方式:E-mail:giyi620@suda.edu.cn

## Research on Phonetic Teaching in Japanese Textbook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bstract:** The era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Chinese people actively explored and studied Japanes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he Japanese vocabulary textbooks published before 1895 used Chinese characters as kana phonetic notation, which showed that the Japanese textbooks at that time had a certain sense of phonetic teaching. After that, "Learning from the West under the guise of Japan" became the primary path for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Emphasize reading, neglect phonetics" is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 of Japanese education in this period. Nevertheless, the awareness of Japanese phonetics teaching has not stopped. On the contrary, the phonetic notation method in textbooks has begun to show diversification. There have also been phenomena such as using "minimal pair" to correct the Japanese pronunciation of foreign students at the same time.

**Keywords:** phonetic notation method of Chinese characters; Japanese phonetic teaching; Japanese textbook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minimal pair

**Author's information:**

Wei Wei (Female) Year of Birth: 1987  
Lecturer at Soochow University, China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E-mail: giyi620@suda.edu.cn

学术用语对照

语言学领域

日文	中文	英文
語結合	搭配	collocation
語源	词源	etymology
語源学	词源学	etymology
古語	古旧词	archaic word
語構成	构词(法)	word formation
語構造	构词	word structure
語根	词根	root
語史	词汇史	word history
語誌	词汇史	word history
語種	词汇层	lexical stratification/lexical stratum/word-species
五段活用	五段活用	five-grade conjugation/godan conjugation
五段(活用)動詞	五段动词	five-grade verb/godan verb
異なり語数	区别词数	type/number of different words
ことわざ	谚语	proverb
語尾	词尾	ending/desinence/inflectional suffix
固有語	本语词、固有词	native word
孤立語	孤立语	isolating language
コロケーション	搭配	collocation
混種語	混合词	hybrid word
混成	截搭	blending
混成語	截搭词、紧缩词	blend/portmanteau word
サ行変格活用動詞	sa行变格活用动词	sa-row irregular conjugation verb/sa-hen verb
索引	索引	index
サ変動詞	sa变动词	sa-row irregular conjugation verb/sa-hen verb
差別語	歧视性用语	discriminatory language/discriminatory term
子音語幹動詞	辅音词干动词	consonant-stem verb
四字漢語	四字格	quadrisyllabic word
辞書	辞典、词典	dictionary
指小辞	小称、指小词缀	diminutive
辞書学	辞典学、词典学	lexicography
辞書形	辞典形、词典形	dictionary form
指大辞	大称、指大词缀	augmentative
辞典	辞典、词典	dictionary
弱变化活用	弱活用	weak conjugation
借用語	借词	loanword/borrowed word
自由形式	自由形式	free form
自由形態素	自由语素	free morpheme

(待 续)

参考文献: (见 2020 年第 5 期第 111 页)

(资料整理: 南开大学 杨文江 王健宜)